



列傳二十三至二十八

崔浩 李順 牙敷 式子憲 憲子希宗 寓 式弟乘 同

司馬休之 子文思 族人有林 秀林從弟煥 族子仲璇 族人熙 熙族孫同軌
司馬楚之 子金龍 金龍子悅 全龍弟躍
司馬景之 凡準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刁雍 子遵 遵子整 雍族孫雙 王慧龍 子寶興 寶興子瓊 瓊子遵業 韓延之 袁式

李寶 子承 承子韶 韶子瑾 韶弟秀 慶 承弟茂 茂孫遜 茂弟輔 輔子伯尚 仲尚 李凱

陸侯 子敬 敬子瑋 凱 凱子暉 恭之 敬弟麗 麗子定國 定國子所之 所之嗣子子彰
定國弟叡 叡子希道 希質

魏

書

八

卷三十五至四十一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
 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
 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
 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
 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
 不為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
 太宗經書每至郊神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
 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
 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

孫家本經通字

魏書卷三十五

魏書卷三十五

甚為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堪宋本因華陰公全等言議書國

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

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

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

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

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

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

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

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

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菓臬足接來秋若得中

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

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

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

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

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

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

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

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

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

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王於秦

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

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

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
 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
 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
 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
 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
 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
 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
 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
 來久今興死子少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
 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
 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
 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
 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
 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
 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
 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
 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
 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
 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
 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
 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
 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
 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
 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

案岸上亦當有
 阿字

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疆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掀堅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

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
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
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至尊臣卑上
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
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
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
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湯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
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
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
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於喪盡禮時人稱之襲晉
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
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蓋
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
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
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
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
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
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
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
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
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
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
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

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顧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壽年漸一周明愷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王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

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

漢書卷之九

田賦地文作州版

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返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汾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為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憇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生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眾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

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擣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麌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刑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

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各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

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

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蹙勞
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
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
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
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
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
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
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泐弱水西行至涿邪
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
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
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
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
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旣還南
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
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
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
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
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
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躬
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
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
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虺織懦弱手不能
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
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征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瓊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

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
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
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
書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
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
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
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
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
而嚴我亦乘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
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
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
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
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
猶在河中含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
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
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
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
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
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
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
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
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
勿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

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在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墮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

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

地無草又不任以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不烈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於神麤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閒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勸賜繪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邳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代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關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

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邈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間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史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郎史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耀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其萌已成夜夢乘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

案此字亦不
有與下文
有亦同
設此史與此字

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
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蓋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
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
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
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謹孫也浩著食經叙曰余自少及長耳目
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
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糊口
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
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
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
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
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
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
別祖而模頤爲親浩侍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
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
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旣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
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
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
廓區夏遇旣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
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
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終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眾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為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那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

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逃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使假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維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定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威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旣使

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興敬者行之本末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問三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

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在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尅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但民勞旣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旣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

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偽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惡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至斯禍特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還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爲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

其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
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
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
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
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
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
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旣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
景詣軍慰勞賜憲驂騮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
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
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
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寇乃遣子長鈞率
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
歸旣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
鑒心懷劫脇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
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俊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與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
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
爲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
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
爲中外府長史爲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

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為釋情賦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

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為循

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參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

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

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筵布銀緇而昭晰清風忽其緬

邈啟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蓋逢軒教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緇乘斯民後明有德嚴恭惟寅

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

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

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

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

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

岳而為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

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

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蓋逢軒教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緇乘斯民後明有德嚴恭惟寅

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
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
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
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
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旣無懷
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海之
乘雁類九戔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閒居空闔門以靖
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彥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歷
實明皇之拱已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閭人以望予遂
陟降於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
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
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
云始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基峙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
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階而不已
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瞻
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駢入成
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
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
素之精微誠因閒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
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烏間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
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
壘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褰洛之八九或促膝
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
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

吳爲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霽於近接
起次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
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雁於清溪釣魴鯉於深
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於危弦
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
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旣有情於茂懸
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
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
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
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弊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
請命因艱難以降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以負宸居北辰而爲
政創變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諭蹤援成昭而比盛
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觀
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
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帶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
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編言之
猶緝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以窺井信文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
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烟誠以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
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睠疎傳以徘徊望
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
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
巢父以戲頽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
醅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
鵠之爲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

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坳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東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禡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閒居同洛涑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華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文惠

壽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劔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數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布帛

奕別生弟罔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啟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罔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罔性

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字季寧涉獵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悌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修基季弟暉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爲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

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各修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秀林小名楹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批彊扶弱政以威嚴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微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於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旣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

安初余朱榮既擒葛榮遂繫裔及高敖曹薛修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

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瓌有幹用少與鄴道元俱爲李彪所

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

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言曉諭仍誅泰等景明初

遷司空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

本官爲軍師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子植

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

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敕煥兼散騎常

侍慰榮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

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

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

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

時氏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氏趙芒路斬定進

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
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
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薦
肅為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為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
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
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暉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
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義以其弟羅為青州刺史暉
為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
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暉從弟仲璇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
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嶮為
害仲璇示以威惠並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除北
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
以仲璇為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
仲璇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頽毀遂改修焉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
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說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州治中寧

案碑亦營構將
將北史作營構將
疑當從碑此作營
下之而後
碑本亦作營
案碑亦命天修
建宏像雕素四
科于子於例聖像
儒冠諸徒看於
者領後世升配十
碑實始於此

案碑亦修孔子
廟碑作定相碑三
州長史

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
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軍都尉都督相州防城
別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
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恃顯養京
兆王愉妾楊氏爲女愉改楊姓爲李而親念恃顯恃顯子道舒與
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瓌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瓌弟道瓘少以父讎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
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
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
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
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
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弟大蓋並早卒

曄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王簿廣陵王羽掾
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
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爲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寇

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
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眾擒熙賞爵昌樂伯靈
太后反政以孝怡義黨除名為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為別
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為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勲賜
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年卒一有年字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麴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
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
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閭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

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為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遺元

逃竄會赦乃雪復除兗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

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名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渤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讀兼讀釋氏

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

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承寧二年出帝幸平

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論難音韻開講往復可盡其善之二年

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焯其黃門李郁

卷錄案此傳後人所寬入也同軌自任儒林傳云其那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其體貌魁岸以下與此傳一字不異此是傳論亦不及同軌且上既云熙族孫蘭和此復云熙族孫同軌非史例疑後人別傳林傳文而加熙族孫三字又

於儒林傳則去同
軌弟幼舉等云
不計此傳之複出
矣
長安作天宗本
亦誤

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
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太平中轉
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就禮經遂集各
僧於其愛敬同泰一寺講涅槃小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
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
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縉素請業者
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滿不以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
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禮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瀋州刺
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召部曲還京師棄

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學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

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

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

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隋李本傳
老通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終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宋本作遜之後也司

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進宋本作遜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為司馬昌明鎮

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

州刺史為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

之為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

字季而進字宗
本皆作遜是也
晉書譙王傳正
作遜觀其二字
備則為遜無疑

馬州北園
氏備定南
中

文思繼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衆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將爲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度道子渤海刁雍陳郡表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粟等外叛因說京師豪彊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賜爵鬱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爲懷朔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陀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竇瑾女與瑾竝坐祝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雋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竝爲所殺楚之乃

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於汝潁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禪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

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蓋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鼓吹義隆將到彥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彥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效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讎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

德隆案定書有
史本紀及宋修之
身傳世孝元德
其人

南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喬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爲喬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爲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

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旣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於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爲竹墩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薊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

東西爲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
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薊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曰
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旣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
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勲封漁陽縣開國
子食邑三百戶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逆遂斬悅首送蕭
衍旣而邢巒復懸瓠詔曰司馬悅暴橫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勲
特可悼念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
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救揚州爲移以易悅首及紹迎
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疋謚曰莊子
肅襲爵

肅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加鎮遠
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肅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賊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朔
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躍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
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
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
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
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以疾表
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
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
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
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甯太守悅近來
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為平遠將軍改為密
陵侯興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
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裕滅姚泓北
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
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麤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
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

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

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為遼西太守

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娶太宰顛

丘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恒州別駕柔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龐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故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

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

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

子嵩亮襲

惠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蕭
寶寅征鍾離引為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尋除東平原

案司馬元興... 衛將軍... 鎮西將軍... 謚景王... 傳但... 元元年... 中... 府長史

太守還京為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元年卒贈

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稍遷衛尉少卿仍領

舍人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貪殘為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

不叙後娶靈太后從姊為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

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為安北將軍

恒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彥邕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

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

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閻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

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

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歿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溫縣子太和中為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崧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

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字元興官南齊將軍
國州鎮將鎮北將軍
漁陽太守宜陽子又
司馬景和妻老婦家
諱兩字景和官在朝
請收五經三傳外故
騎侍郎給事中龍驤
府上佐遷揚州車騎大
將軍府長史帶諱即
太守宜陽子贈諱
與史同是元興景和
父子皆以字行史不詳
元興之官又載景和
和景和皆其流也
景和景和皆其流也
亦有不詳而景和
其流也又傳元興官為
平北將軍國州鎮大
將軍亦與元興老數
又宜景和妻老婦家
其流也又傳元興官為
清河人中散大夫之幼
女有五男三女而老
五男之長景和老婦不
言有男女事亦不詳
景和之子逆無從考矣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終

西川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西川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袁式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晉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
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
達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
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
陽後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興以雍為太子中庶子泰常二年姚
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太宗許之假雍

案上下當是此

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關擾動徐竟建牙誓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七年三月雍從弟彌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爲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八年太宗南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旣素憚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澠水澗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

案五萬萬字疑誤

案此當作北

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大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爲邊民所請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三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陷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

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之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漑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漑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

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卽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漑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漑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七年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

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成大省民力旣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

以開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紹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丕公城以旌爾功也興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

樂亦本在後因
發作序

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
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
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典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
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唯聖人知禮樂
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
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
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
逮乎秦皇剪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
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
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
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觀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

疏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
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
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
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
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
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
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
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寢
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
錫雍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
明敏多智凡所為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怡靜
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

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賜帛五百匹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謚曰簡

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國襲爵

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涼州征西府司馬

紹弟獻字奉章祕書郎

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

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遵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太和中例降

為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為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

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延昌

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

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戶三千據地內

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惠侯

有子十三人

遵字疑俱作蕭錢氏大昕曰遵少不拘小節以下後述遵事遙接上文遵字奉國襲爵由太史公列傳敘事往如此楷尚聲皆遵之子非肅子也汲古疑遵為肅字之誤大不然矣此刊本每行行之失也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冲字文助在儒林傳

楷弟尚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

尚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

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

荊州整為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

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

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為大眼

軍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

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

案山陽王當作中山王收本書及此史熙未嘗封山陽下文刀便又傳亦作中山王

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妹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蕭衍誣整將叛送整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陽太守時已兵亂整郡獲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沒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袁翻曰刁公收斂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為西兗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用為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余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逢本鄉賊亂奉母

客於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為議者所貶初雍與從弟寶惠俱入國

寶惠字道明太祖以為上客卒有六子

子連城為冀州開府掾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修潔為時所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晉齊郡太守藪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覆皇興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脫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

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
知已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
江左靈太后返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公
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
祖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肅宗末除西兗
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
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
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
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
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王慧龍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
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徵時愉不爲

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
慧龍過江爲津人所疑曰行意忽忽徬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
曰貧道從師有年止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隨吾受業者
何至如君言旣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治中習辟
疆時刺史魏詠之卒辟韞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
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尅日襲州城而劉裕聞詠之卒亦懼
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脩將慧龍又與僧彬
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自虎
牢奔于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太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
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
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
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旣拜十餘日太宗崩世

祖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歎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荊州刺史謝朓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盧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朓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

世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等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刃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

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
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
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
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
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
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
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
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有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
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
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塋桑乾曄
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曰穆侯吏人及將士
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象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
守墓側終身不去

子寶興襲爵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
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婚浩爲撰
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
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
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
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
瓊襲爵

瓊字世珍高祖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高
祖納其長女爲嬪拜前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
有受納之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

案此當作純純
若南朝時俗勝

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
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
見抑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卒哀慟無已瓊
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墳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恠疑其
穢行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
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
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
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
服闕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并留奴王誦聞之笑
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
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卒年七十四贈征北將軍
中書監并州刺史白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
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
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
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
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
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
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
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
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遊時俊乃為當時所
美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
率奉迎俱見帝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

三晉記十卷

遵業子松年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劉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怪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嗜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延之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以延之爲虎牢鎮將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卽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其孫卽居於墓北栢谷塢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措隨父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爲嫡襲父爵位至殿中尚書進爵西平公

表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太常二年歸國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表諮議延和三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

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業早卒沖別有傳

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鑿茲為時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虔契俱為高祖賜名焉韶又為季父沖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為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高祖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為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庶人恂事高祖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世宗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還京師雖不知謀猶坐功親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律令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眾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徵還行定州事尋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肅宗初入為殿中

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詔在選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議者貶之出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肅宗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劔佩貂蟬各一具驪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詔以年及懸車坑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旣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賜帛七百匹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旣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築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初韶克定秦隴永安中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長子璵字道璠襲武定中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與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才學特爲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知賞

之懌爲司徒辟參軍轉著作佐郎加龍驤將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士盧卽瑾之外兄也肅宗崩上謚策文瑾所制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產之字孫儁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年四十九亡產之弟儁之武定末司空主簿

瑾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神龜中卒贈漢陽太守子修年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早亡

韶弟彥字次仲頗有學業高祖初舉司州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王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爲稱職高祖南伐彥以叢劄江

閩不足親勞，變駕頻有表諫，雖不從納，然亦嘉其至誠。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轉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還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䟽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卿，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是時破落汗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過猛，爲下所怨。城民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遂潛結逆謀。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州門，擒彥於內齋，囚於西府，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遂害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解褐司徒參軍，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轉主簿，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燮弟德廣，終於中散大夫。

德廣弟德顯，太尉行參軍，稍遷散騎侍郎，卒，贈征虜將軍、東秦州

刺史。

德顯弟德明，祕書郎。

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世宗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領軍，前慰勞事。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

字

魏書

兼大司農卿出為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謚曰宣景

長子暉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參軍稍遷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子慶武定中太師法曹參軍

暉弟昞字仁曜起家高陽王雍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孝莊初與兄暉同時遇害年四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

刺史

案昞為暉弟同時遇害不應年四十八疑四當作三或暉傳四十一是五十一誤

子為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

昞弟昭字仁照卒於散騎侍郎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士元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

昭弟曉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虔弟黈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

豫州刺史

長子詠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

太守莊帝初遷安東將軍濟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前

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

卿義邕同時為余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蕃之日以外親甚見

親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余朱榮之誅義邕與其事由是並及於

禍出帝初贈詠侍中驍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

案此有脫文
義遠不應無
贈官

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詠次弟義慎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

害義慎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高祖初除長安

鎮都將轉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光祿大夫例降為侯茂性

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不奪其志

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早舍不入京師

景明三年卒時年七十一謚曰恭侯

子靜字紹安襲解褐太尉參軍事定州別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

年卒年五十五

子遐字智遠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參軍襲爵稍遷右將軍尚書

駕部郎中出為河內太守余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莊帝潛濟

河北相會遐既聞榮推奉莊帝遂開門謁候仍從駕南渡及河陰

為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二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秦州刺史以候駕之功封盧鄉縣開國伯邑三百戶

子孝儒襲齊受禪爵例降

靜弟孚字仲安恭順篤厚起家鎮北府功曹參軍定州別駕汝陽

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出除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

有五子

長子惠昭太傅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弟惠謀武定中齊州別駕

孚弟敬安奉朝請早亡

敬安弟季安粗涉書史解褐彭城王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步兵

校尉出爲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長史正光末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尋加驍騎將軍孝昌三年卒於軍時年五十三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處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茂弟輔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初高祖爲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六年卒於郡年四十七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襄武侯謚曰惠

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祕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沖誅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參軍事加威遠將軍尋除并州安北府長史肅宗崩余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莊帝踐阼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祕書監進號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月余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子統字基伯襲武定末太尉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季凱弟延慶孝昌中解褐定州鎮北城局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陳

留太守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儀同開府參軍事

延慶弟延度武定中衛將軍安德太守

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兼散騎常侍銜命使高麗以奉使稱旨還拜常山太守賜爵真定子遷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尋加安南將軍河內公轉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車駕南討拜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咸陽王禧為殿中將軍尋被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屬蕭鸞遣其太子右衛率垣歷生率眾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師佐乃簡騎二千逆賊為賊所敗坐徙瀛州為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蕭鸞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沔北既平廣陽王嘉為荊州刺史仍以佐為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亦當為朕善守高祖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仍本將軍佐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書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

遵爽儁有父風歷相州治中轉別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空司馬卒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孝莊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襲司空諮議參軍武定中坐通西賊伏誅

遵弟柬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

鄉里肅宗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事尋轉司徒外
兵參軍歷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遷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卒
贈安北將軍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子經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興和初坐妖言賜死

東弟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釋褐奉朝請
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
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蕭衍遣將曹敬宗來
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版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
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熙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
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卿肅宗末除鎮軍
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
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以神儁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追論固守荊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轉中書監吏部
尚書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
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神儁矣天柱將軍余朱榮曾補人爲曲陽
縣令神儁以階縣不用榮聞大怒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勲人神
儁懼啟求解官乃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屬余朱北入京乘輿
幽執神儁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驃騎大將軍肆
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開國公如
故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
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
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

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巖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鬪於巖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神儁無子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尉 韶從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請太尉錄事參軍卒於步兵校

元珍弟仲遵有業尚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開府參軍累轉員外散騎常侍遊擊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大將軍京兆王繼西伐請而諮議參軍尋除左將軍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謀逆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後肅宗又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彼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民劉安定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還相恐

動遂執仲遵二子清石阿罕亦見殺唯兄子徽仁得免

詔從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劉駿歷晉壽安東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稱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國除步兵校尉遭母憂解任起爲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閣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爲伯尋除司徒司馬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司馬帶鉅鹿太守勰徙鎮揚州仍請爲司馬府解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肅宗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一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中子獎爲莊帝所親待復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曰宣惠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官至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獎武定末司徒左長史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暮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之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亨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案古上當有脫字美系二字自爲一白

魏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終

魏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陸侯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爲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有策略太宗踐阼拜侍郎遷內侍襲爵關內侯轉龍驤將軍給事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蘭臺事與西平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牢剋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本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

魏書卷四十
陸侯傳

及行傳
尾

戎莫不歸附追討崖等皆獲之徵還拜散騎常侍出為平東將軍
 懷荒鎮大將未基諸高車莫弗訖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
 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
 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
 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
 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
 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
 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
 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
 生陵傲不過基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
 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
 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
 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北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
 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
 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士
 民多剛彊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為懼況
 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
 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
 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
 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
 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為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
 猶能為害況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
 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
 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俟計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

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

各咎於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侯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數千遂平之世祖大悅徵侯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如故高宗踐阼以子麗有策立之勲拜侯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謚曰成有子十二人

長子馘多智有父風高宗見馘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登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

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馘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馘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馘之還也史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馘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建安王時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馘皆免之百姓欣悅民情乃定車駕親討蠕蠕詔馘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督兵運糧一委處分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龍西王源賀等並皆固諫馘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于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父之帝意乃解詔曰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馘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高祖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馘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馘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馘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馘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馘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馘薨襲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給事中遷黃門侍郎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祿大夫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作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內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窮治罪狀按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寃世宗詔復琇爵

子景祚襲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年十五爲中書學生拜侍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高祖嘉之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敕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疎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寃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

僕以年老更覩雙壁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座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暉起家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閣祭酒兼尚書右民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恒州刺史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暉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鄙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恭之字季順有操尚釋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西將軍所歷並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靜初還復本任出除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騰開府中兵參軍

馘弟石跋涇州刺史

石跋弟歸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歸弟尼內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尼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係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矣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一統之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聞常豈敢昧冒以干大典頻讓再三詔不聽麗乃啟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

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如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性又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官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卽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尋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顯祖甚追惜麗謚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生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

歲爲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定國以承父爵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每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脩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顯祖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王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好冲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饑寒

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王壻特垂昵眷世宗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爲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尋除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卽位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卽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

建義初朱榮欲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
百戶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開府諮議參軍事天平中拜衛將軍
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
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
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又行瀛州事尋
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特讀兼七兵
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為州以聚斂為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
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書監
三月卒年五十四贈帝一百匹追贈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謚曰文宣子彰崇好
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蝶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

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書舍人

昂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杏尚書舍部郎

獻字思彌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獻麗之亡也

獻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

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警女警謂所親云

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為重複時高祖未改其姓獻婚

自東徐還經於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為館客資

給衣馬僮使待之甚厚為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

侍太和八年正月獻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為東西二道大使褒

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五月詔賜獻夏服一具後以獻為北征都

案其姓北史作
北姓此謂獻本
姓步陸孤多考
文選後始改
為陸氏時尚未
改改陸其
重復也魏書
侯傳不先著
其本姓僅於
官氏志略記之
後今讀若驟
不知此為何後

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敵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勲著前朝封敵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並爲都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步騎十萬以討蠕蠕敵以下各賜衣服有差闕親幸城北訓誓羣帥除尚書令衛將軍闕大破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南一作北將軍敵固辭請終情禮詔曰敵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華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恒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奪敵尚書令祿一周十九年敵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天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

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且思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十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囊旌卷旆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脩禮華區諷風洛浦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叢爾閭閻敢

不稽顙豈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顯存近敕納降而颺不紆鑿與
久臨炎暑高祖從之獻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墓坐削
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恒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
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為定州刺史辭以疾病

穆泰

請恒州自效高祖許之乃以獻為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

軍如故獻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

子為遼西郡民高祖謂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獻元不早

闕四字

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

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暇務相舍養豈謂陸獻無心之甚

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隨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

議引子恆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湯平王若

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獻以洛都依

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

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止人糾慝恒岳無塵是以獻之愆

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

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

言兼以未頗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

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觀但以言無炳灼

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

閒怨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

外皎如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邀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

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

靡酬而獻不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
罪踰萬殞獻結繫在心陰構不息閒說戚蕃擬窺乾象雖觀休平

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吝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誠盡節爲下之恒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沉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敵三斷之骸還不巳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敵長子希道字洪慶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爲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

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勲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戶令士懋襲武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爲余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遇害於河陰贈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

希悅弟希謐太尉參軍早卒

希謐弟希靜字季默司徒默曹稍遷邵郡太守

希靜弟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遷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遣將率眾數萬從郁洲浮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余朱榮之死也世隆率眾北還晉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黃門侍郎遷魏尹轉太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謚曰文希質各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字文忠之等共為朋黨排毀朝俊有識者薄之

子珣字子琰開府參軍

次瑾字子瑜性並麤險乃為劫盜珣瑾俱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達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

麗弟頽早卒子闕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尉賜爵廣牧子遷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卒贈本將軍夏州刺史謚曰順

頽弟陵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祕書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為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為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恤下百姓稱之卒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為太尉屬加寧遠將軍以本官行滎陽郡事被劾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祿大

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出爲西平將軍京兆內史固辭不拜
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爲衛將軍大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左右兼給事
黃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爲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
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季弟騏驎侍郎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祿
大夫以彭城勳除夏州刺史

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

操弟楚

高貴弟順宗員外郎祕書中散

子槃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侯族弟宜雲中鎮將

子儁高宗世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誅乙渾拜侍中樂
部尚書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拜尚書
令後除安東將軍定州刺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政尚寬惠
民吏安定卒謚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倉曹參軍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器有過人者馘讖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
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哉獻琇以沈雅顯達而釁
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三十一卷終

三十一卷終

